

青島旧事

QINGDAO JIUSHI

于左 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

東方出版社

青島旧事

QINGDAO JIUSHI

于左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邵永忠

封面设计:黄桂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岛旧事/于左 著. 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16.5

ISBN 978-7-5060-8887-9

I. ①青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11999 号

青 岛 旧 事

QINGDAO JIUSHI

于 左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25.25

字数:390 千字 印数:0,001-3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8887-9 定价:6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1

一点烟灯的焰光在绸衫的衣袖上微闪，袅袅青烟沿着棉被的光滑缎面弥漫开来，烟气酸涩，闻得久了就能分辨出鸦片绵厚的香气。

珍姨卧在榻上，身上搭着绛色大团花的棉被，今天早晨的鸦片烟已经吸得差不多了。床榻的那一边，龚其迈背着手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的一片屋顶出神。

小暖沿着昏暗的楼梯走上来，手里提着开水，过来冲泡一壶茉莉香片，捧到榻前。珍姨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，小暖小声说：“太太，茶泡好了。”珍姨突然轻叹一口气，衔住烟枪，把最后一口烟吸进去，递给小暖烟枪，坐起来，接过茶杯，连忙呷一口茶，把那最后一口烟结结实实闷在胸中。

小暖回身取来一张箔纸，拿起烟钎，蹲在睡榻前仔细把烟枪里的烟灰挑出来，收到箔纸上，包裹严实，放进烟盘里，开始动手收拾床榻。珍姨软软地歪在被垛上，好半晌才透出一口气，慢慢问她：“今天买的什么？”

小暖说：“买到一点蛤蜊，海边没有卖鱼的，只有几个卖小海货的。”珍姨不满：“又是蛤蜊。”小暖小心说：“我在海边看见一条大炮船，黑乎乎的，一下子从雾里钻出来！我还听见它朝山上打炮！”

珍姨回头对龚其迈说：“听见了吗？炮船都开到这边来了。过几天，日本人的炮弹就会落到院子里来。”龚其迈探头到窗外：“日本人要打的是德国人的炮台，离这里远着呢，你怕什么？不等炮弹打到这里，德国人先就支撑不住了。”

珍姨放下茶杯：“我怕什么？我怕的事情多了去了。首先一点，这仗一直

打个不停，这边的膏局还能不能办下去？你别老待在家里，趁现在膏局里还有货卖，你去那边看一看，多买下一些好烟膏存在手边，省得到时候心慌。”

龚其迈说：“烟膏烟膏，你就知道烟膏！这仗一直僵持下去，拖得久了连吃的都买不到，你还顾得上抽那一口？”珍姨抱怨说：“既然知道这些利害，你还缩在家里看光景？出去转一转，该买的东西多买下一些。你要是心疼银元，等我没烟抽的时候，看我能让你安稳了！”

龚其迈说：“眼下最要紧的是找个地方避一避。铁路已经被日本人占了，没有办法从陆上离开，日本人的炮舰又在外面的封锁住胶州湾。我听人说，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偷偷摆渡，只要乘船到海湾对面，就可以躲开这块是非之地。”

珍姨恨道：“又要到哪里去躲避？这几年我跟着你从北京躲到天津，又从天津跑到济南。原以为青岛的德国租界稳妥，来了不到一年，这里却又打起仗来。换一个地方，行李就少几件，佣人就少两个。我实话对你说，这一次我宁可死在这里，也不再去别的地方了。”龚其迈说：“那咱们就留在这里，等会儿问问易儿，让他出去躲一躲。”

说话之间，珍姨喝足了热茶，爬起来坐到桌边，由小暖侍候着梳头，自己慢慢说道：“这样最好。小暖的家不是在海那边？易儿要是愿意，可以到她家暂住一些日子，等这边太平了再回来。”

小暖在后面听说此话，高兴得“哈”了一声，猛地把双手合在一起。没想到手里的梳子还缠着珍姨的头发，珍姨疼得直起身子，几根头发已经被挣断了：“嗨！死丫头！轻点儿，疼死我了！头发本来就少，你这样大把地往下薅，要把我薅成姑子吗？”

小暖慌忙按住满心的欢喜，从镜子里瞥一眼珍姨的脸，垂下头去小心梳理手中的发丝。

太阳升起之后，外面的雾气迅速消散。龚其迈戴上帽子走出来，这是一个大晴天，街上的行人比平日少了许多，个个脚步匆匆。龚其迈走到一处高敞的地方，远处的海面上白茫茫一片，没有一艘炮船的影子，不知道早晨那阵“隆隆”的响声又是从哪里来的。

龚其迈做过清廷的工部侍郎，今年春天刚来到青岛，随他同来的有他的小妾珍姨和小儿子龚易。当初的打算，天下的局势已经不可逆转，青岛是德

国人的租借地，如果这里的一切让人满意，就要劝说夫人和几个儿子都搬过来。或者北京的情势有了可喜的变化，他就结束在青岛的暂住，带着珍姨母子再回北京。

青岛给龚其迈的印象更像是一处荒岛，一切粗陋不堪，过惯了北京浮华生活的龚其迈实在看不上这里。春天刚来时一切还好，几个月之后欧洲开战，日本和英国一起对德宣战，军舰很快就开到胶州湾外面来。如果战事无限期地打下去，此地自然不宜久居，该做下一步的打算，回北京或者转往别处，这可是一件伤脑筋的事，看来自己的运气太差，还要继续忍受奔波动荡的酸楚。

龚其迈胡乱想着，穿过两个路口，前面的一幢洋楼就是官办的专卖膏局，门前挂着一块大招牌，上面黑底金字，用大大的篆书写着“鸿运膏局”。

推门进去，一个面容和善的青年伙计立刻迎上前来，恭恭敬敬把龚其迈让到一张桌边。桌子上摆着红木的烟盘，里面装有紫竹烟枪，配着象牙的烟嘴，旁边摆放白铜的烟灯、烟钎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

眼前这个铺面布置得如同大户人家的厅堂，门边一道楼梯通往楼上，迎门的墙上挂着一幅董庄的中堂画，画的是色彩艳丽的花鸟，中堂两边的条幅上分别写着：白雪停阴冈，丹葩曜阳林。是晋代左思的两句诗，诗句与画面并不相干，却是一样的色彩鲜明，写在这里不知有何深意。

龚其迈的对面是一长溜柜台，里面沿墙摆放一排黑漆的木橱，两个年长的伙计守在柜台后面，神态漠然。如果不是门外那块大招牌和屋里这一股浓浓的生鸦片的味道，这里更像是一处中药铺。

守在桌边的青年伙计面色苍白，略显清瘦。大概他看出龚其迈气概不俗，不像一个买烟的客商，摸不清来路，不敢贸然招呼生意，态度也就格外谦恭，为龚其迈小心斟上一杯茶水，微笑着垂手等待他的吩咐。

龚其迈说：“拿一些好烟膏给我看一看。”青年伙计赶快答应一声，走到柜台那里，一个旋身，回来时手里就多了几只小铜盒、小瓷壶，还有几个箔纸团，在龚其迈的眼前一个一个打开。

龚其迈并不动手，拿眼睛依次看过去：“东西倒是不少，就不知道哪个好一些。”离开北京之后，珍姨没办法像在北京一样讲究，有时候让儿子龚易到

膏局代买烟膏，有时候出来逛街，碰到膏局、烟馆，自己也会走进去买烟膏，很少用到龚其迈，所以他对这种东西并不在行。

青年伙计把箔纸包向前推一推：“这些是咱们膏局里自己熬的，用的是正品的云土，潮州人的手艺，香味厚重，最能饱口福，价格也最合适。如果是自己人们享用，要数这个最实惠。”看看龚其迈面无表情，他又拿过那些小瓷壶和小铜盒：“这瓷壶里装的是局里存下的陈膏，铜盒里的是从广东过来的熟膏。品味都没得说，带在身边也显得方便气派。”

嘴里说着话，他已经把桌子上的烟灯点起来，拿过烟枪，预备给龚其迈尝一尝。龚其迈摆摆手说：“不用了，每一样都包上一两，回去让抽烟的人尝过再说。”

青年伙计答应道：“尝过之后，如果有哪样不喜欢，只管拿回来替换。”一边手脚麻利地把烟膏包到一个纸袋中，外面用纸绳捆扎结实，提在手上，很像是一服中药，或者一包茶叶。

一个年轻女子从外面推门进来，在门边轻喊一声“连生”。青年伙计答应一声：“佳菊来啦，坐吧。”一边把包好的烟膏交到龚其迈手上，收下银元，送他出来。龚其迈走到门边，特意打量一下进来的女子，见她身材修长，容貌温顺，态度娴雅，穿着一件大袖的粉缎短袄和蓝色筒裙。龚其迈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到膏局来，不禁想起珍姨吸烟以前的样子，心中感叹起来，默然走出门去。

连生送走龚其迈，回头看见佳菊已经走上楼梯，赶快叫住她：“佳菊，掌柜的不在上面，刚和冷叔出去办事了。”

佳菊转过身来，她原来就不希望在这个时候看到父亲，现在父亲果然不在，她倒有些不自在了：“……我出来走一走，正好路过这里，想进来看看他晌午是不是要回家吃饭。”

连生说：“这个时候出去，只怕顺便就外面下馆子了。不过，掌柜的没有交代去哪里，想必去得不远，兴许马上就会回来。”佳菊踌躇道：“……吃饭的时候怎么还出去？”

佳菊以前经常带着弟弟定魁和妹妹佳桃、佳荷到膏局来，看着伙计们忙

碌，或者走到楼上去找父亲。这几年定魁和佳桃懂事了，轻易不肯再迈进膏局里来。定魁是害怕父亲的教训，而且这里实在没有他感兴趣的东西。二妹佳桃的理由却是不同，她认为鸿运膏局的生意很可耻，很怕别人知道自己与膏局有关联。只有佳菊和小妹佳荷两个还经常过来，但也不再结伴，每次都是各走各的。

佳菊来膏局只是习惯的缘故，一个人到街上闲逛的时候，走着走着，抬头看时已经到了鸿运膏局的门外。膏局里的青年伙计连生一向做事勤恳，为人忠实，父亲武振庭很喜欢这个青年，早已经流露出要把佳菊许配给他的意思。在明白父亲的心思之后，佳菊到膏局里来的次数自然比从前少了许多。

连生看出佳菊在为难，很想留住她：“过来等一等吧，也许掌柜的马上就回来，到时候一起回家去。”佳菊扫了一眼连生温存的笑脸，在楼梯上迟疑片刻，不情愿就这样离开，便下了楼梯，跟着连生走过来。柜台里的两个伙计知道这位武家大小姐和连生的关系，正好也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就把手头的事放下，和连生招呼一声，一齐从柜台里走出来，到后面去吃饭。

连生害怕佳菊转身离开，说一声：“你在这儿守着，我马上回来。”不等佳菊答应，转身飞奔出去。佳菊心中焦躁，大堂里空荡荡的，后面没有一点动静，她不能拔脚走开，慢慢把方桌上的茶杯刷洗干净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，坐下来喝着。十月的日光从窗外透射进来，把窗前照得一片耀眼。

一会儿连生从外面跑回来，手里提着两只竹笼屉：“你现在走回家去，只怕他们已经吃过了晌饭，不如在这里随便吃一点。早就听说对面那家面馆的羊肉汤包好吃，我还没有尝过。”

说着把笼屉掀开，一团热气冒出来。连生把它推到佳菊的面前，佳菊看见连生的脸上一片赤红，罩在蒸汽当中，不忍心再对他矜持。等包子凉一些，拿起来吃了几个，就把笼屉推回到连生面前，自己喝着茶水看他吃，一边说道：“这几天搬进新家，一直在忙着收拾，事情那么多，到今天还是没有什么头绪，心里感觉烦恼，就出来走一走。”

武家的新宅子是一处背山临海的德式建筑，佳菊和妹妹佳桃、佳荷一起住在二楼上。连生听她说起家事，自己也终于轻松下来，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：“住下来了，慢慢收拾就是，不必着急。”

佳菊说：“现在的住处，房间宽敞高大，人住在里面总感觉空落落的。夜里睡醒来，觉得是睡在露天下面，要好长时间才能弄清楚这是在哪里。不过，佳桃和佳荷她们倒住得很舒服。”

连生笑着说：“这是刚搬进去的缘故，再住一些日子就会习惯。你只要想一想那幢大楼花了多少钱，心里就会踏实许多。”佳菊问：“为什么？父亲买楼花了很多钱吗？我没听他说起过。”连生说：“花掉二百鹰洋。”佳菊问：“二百鹰洋？是买得贵了？”

连生对佳菊的不知事务连连摇头：“武大小姐，那可是顶天立地的大楼房，不是乡下的一间磨坊！当初，冷叔只用几句话就和德国人谈妥当，捡了一个大便宜，替武家省下一大笔钱！”

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连生不再是那个拘谨小心的伙计，神态语气都和武定魁一样，像个青年的学生，那一声“武大小姐”也叫得不同以往。佳菊埋头对着手里的茶杯笑道：“你嚷什么？我又不是生意人，哪里懂得这些？”

连生就给她讲起这桩交易的细节。武家的新宅子高大气派，原来的主人是一个德国人，做过几年查烟官，手里积攒下不少银元，于是有了置业的念头，年初才从一个同胞的手里买下这幢大楼。八月初，欧洲开战的消息传来，查烟官还暗自庆幸自己身在青岛，一家人可以躲避欧洲的战乱。可惜没高兴几天，就听说日本对德国下了最后通牒，要求交出青岛。

查烟官对德、日之战全无信心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也只能做最坏的准备。他开始张罗，要把刚刚买下的楼房卖掉，偏偏许多德国人和他有一样的想法，而买得起这种大楼房的人寥寥无几，又是大战在即，有钱人都想少一些累赘，形势恶化时，逃起来也省心。

一幢漂亮的大楼摆在那里，无论贵贱，连问价钱的人都没有一个。查烟官只好找到武振庭，请求他把楼房买下来。武振庭随便答应几句，过后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。查烟官等了几天，却等来日本人对德国宣战的消息，他慌忙跑去找武振庭催问，武振庭就把事情交给伙计冷叔去办。冷叔更沉得住气，查烟官邀请了好几次，他才过去看了看房子，也没有询问价钱就走了。

日本人从外围逼近青岛，三层高的大楼房无法藏匿，也不能搬到船上运回德国去。这种样式的楼房明显是德国人的产业，日本人来了，第一个要收

获的就是德国人的财产，只怕到时候连房子的主人也会关押起来，当成战俘。

查烟官急得要跳海，跑到冷叔面前，扳住他的肩头，声泪俱下。冷叔刚说出一个“买”字，查烟官便紧紧抱住他，也顾不上还价，接过冷叔拿出的二百鹰洋，带着家小直奔港口而去。还算他们走得及时，第二天胶州湾口就驶来日本和英国的军舰，封锁了整个胶州湾。

佳菊没听父亲说起过买楼房的经过，现在从连生嘴里听到，有些不安起来：“万一这一仗德国人输掉，英国人、日本人来了，楼房会不会被他们没收？”

连生说：“果真到了那一天，等着他们没收的东西多的是，工厂、商行、总督府，哪一个不是更值钱？他们顾不上这些的。而且，许多德式楼房的主人并不一定就是德国人。像你家的周围大多是一样的德国楼房，你没有注意里面住着什么人吗？”

佳菊点头：“许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有几个脑后还都拖着辫子，面相不善。看他们那架式，好像轻易不理睬人。听说都是大清的高官，退回去五六年，咱们可没法见到他们。”连生说：“正是。这些官老爷从北京带来许多的古玩黄金，从德国人手里买下最好的房子，和他们住在一起。所以，随便德国人胜、日本人胜，你只管放心住在楼里就是。”

佳菊托住腮帮，看了连生一眼：“连生，如果买房的生意是你做成的，就更好了。”连生说：“冷叔做事，再妥当不过。我现在还不能像他一样精明老练。”佳菊看着连生那张清瘦的脸：“只怕等你能做大生意的时候，你也变得和冷叔一样，胖成了一团。”

连生说：“其实我现在也做着大生意，你只是不知道罢了。”佳菊问他做的什么大生意，连生正要开口，有人推门进来买烟膏。佳菊起身走出来，在正午的日光里慢慢走回家去，只感觉脚步比来时更轻盈。

穿过几条马路，人还在坡底，先就望见了自家那幢洋楼的檐角。一路走上来，方石砌就的墙面一点点展现出来，整幢大楼果然轩昂气派。

芸姨娘、佳桃和佳荷正坐在桌边吃午饭。芸姨娘招呼佳菊快过去一起吃，佳菊说她吃不饿，不想吃，略略站了一会儿便转身上楼。楼梯很宽敞，墙上的窗子开得很高很小，周围就有些阴暗，脚踩在木板的楼梯上，“咣咣”的声音

在空旷的楼中十分响亮。弟弟定魁养的画眉不知放在哪里，只听得一阵阵地哨叫，声音惨厉，听起来比从前更显脆亮。

与中式房屋相比，这楼房处处高大宽敞，佳菊站在二楼的阳台上，远处的海面一片苍茫，在极远的地方泊着几条灰蒙蒙的大船，看不出那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的军舰，也看不出一点打仗的气象。佳菊望着远处发呆，听见佳桃她们走上来，赶快躺到床上去，拿起绣绷，抽出针线慢慢绣起来。

佳荷抢在前面跑进来，佳桃抱着她的黄猫跟在后面，一齐挤到佳菊身边，看她刺绣。黄猫趴在佳桃怀里，探头过来，冲着佳菊叫了几声。佳荷提一提鼻子，又伏到佳菊的肩上嗅一嗅：“大姐的身上怎么一股膻味儿！是不是刚在外面吃了羊肉包子？”

佳菊的脸红了：“去！哪来的膻味？你是馋羊肉包子了吧？馋了，让他们下午替你买几屉回来。”佳荷挺直身子嚷起来：“你身上就是有羊肉包子味儿嘛！噢，你在外面吃过了羊肉包子，当然不饿，当然不想吃！”

佳菊推开她：“去去去！你胡诌什么！我在哪儿吃了包子？”佳荷见她不肯承认，更急道：“二姐，你也过来闻一闻，是不是闻得出？”佳桃拍着手笑了：“你才闻到吗？刚才我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膻味儿，只是没想到是她身上带来的。”

佳菊无法再遮掩，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，举起绣绷去打她们两个：“馋猫鼻子尖！哪里来的膻味儿？”说着举起双手，自己把两只衣袖闻了一遍：“怪诞，吃进嘴里的东西，怎么衣服也沾上了气味？不是滴了油在身上吧？”

那两个人成功戳穿了大姐的一个秘密，更加欢喜得意：“肯定是和连生一起吃的，对吗？在哪吃的？”佳菊不理她们，埋下头，拈起针线：“好啦，你们别来缠我，我要干活了。”佳荷把脸凑得更近：“你这么着急吗？那么，这绣的枕套就是预备的嫁妆啦？”

佳菊说：“是啊，你赶快去托请媒人，帮你找一个小女婿，三五天之内嫁了，这个枕套正好派上用场，也省得你在这里烦我。”佳荷一听她说自己，伸手捂住绣绷：“好啊你倒说我，不让你绣了，看看哪一个真正着急。”

佳荷是芸姨娘生的，和芸姨娘一样的团脸，肌肤雪白，单薄的眼皮十分精致，相貌和佳菊、佳桃两个迥然不同，佳菊对这个小妹妹的感情似乎比同

胞的佳桃和定魁更亲近一些。现在看她对自己撒娇，索性停住手不绣，和她说笑。

正闹着，猛听到楼下一声大叫，是定魁的声音。片刻之后定魁“哐”跑上楼来，猛地把房门撞开，直冲进来，把手里的一只鸟笼子摔到地上。佳菊坐起身，正要数说定魁几句，看见地上的鸟笼破散了，里面装着两团杂乱的羽毛，却不见了原本养在鸟笼里的两只画眉。姐妹三个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趴在佳桃腿上的黄猫“喵”了一声，耸身跳到地上，就要蹿出门去。

定魁眼疾手快，急忙将房门关上，黄猫一见转身跑开，早被定魁上前一脚踏住。黄猫嘶声狂叫起来，定魁也不言语，弯腰提起黄猫，朝着墙上狠狠摔过去。黄猫惨叫一声，像一团烂布贴着墙面滑落到地上，浑身抽搐。定魁还不解气，伸脚过去又用力踏了几下。

眨眼之间，一只黄猫已经死在地上，佳菊和佳荷吓得尖叫，佳桃“呜咽”一声，把佳菊腿边的一把剪刀抢在手里，疯子一般向定魁猛扑过来。定魁从她眼神里看出来，她会把那剪刀狠狠插进他的胸口，绝不会有半点迟疑，于是迅速转身出门，从外面把房门牢牢闩死。门板的另一边，佳桃恨得把剪刀一下一下使劲戳到门上，被佳菊和佳荷上前抱住，于是她“呜呜”哭起来。

定魁站在楼梯上听一会儿，转身慢慢走下楼，心里已经开始后悔。其实他也喜欢那只黄猫，刚才的火气太盛，来不及多想。定魁走到外面，听见上面的窗户一响，慌忙跳到一旁。佳桃从窗里探出身子，把那只鸟笼狠狠朝他丢下来，骂道：“该死的武定魁！给你的烂鸟死鸟！都给你！”

鸟笼落到地上，在定魁面前摔得七零八落，几根羽毛从空中盘旋而下。定魁弯腰拈起地上的羽毛，想到那两只翠绿的画眉变成了猫食，一阵心痛。那一对画眉他养了两年多，平日里也注意提防黄猫，鸟笼一直悬空吊着，这几天刚搬到这里来，忙乱中一时大意，被黄猫钻了空子。不过，自己已经惩罚了那只猫，让它为画眉殉葬，也算对得起两只画眉了。

定魁发一会儿呆，丢掉鸟毛，把笼子踢到一旁。二妹性情刚烈，定魁一直对她有几分忌惮。刚才把黄猫摔死是在盛怒之下，如果冷静下来，他可不敢去招惹佳桃。

2

定魁坐上一辆人力车去找彭志。彭志正陪着母亲在家里打麻将，同坐的还有周税官和周太太。三个人看见定魁，立刻一齐发声，把已经输光了筹码的彭志轰下牌桌。

彭母对定魁说：“这种时候炮弹四处飞，你还敢到处乱跑？趁早坐在家里打牌。”定魁说：“出来就是要听打炮的，结果一路走过来，根本没有听到。”彭母说：“佛祖保佑！没听到才好，那可是要命的东西，快坐下打牌吧。”

彭志抱怨道：“打牌打牌，都是你张罗，害得我输掉好多！”旁边的周税官说：“输钱总比输掉了性命要好。而且，朋友们坐在一起玩牌，这样的乐趣从别处可是找不到。”彭志冷笑道：“你赢钱了，自然是有乐趣。这几天税务局里的人都去给德国人运送炮弹，你却装病躲在家里打牌。”

大眼睛尖下巴的周太太在旁边嘤一嘤嘴：“彭志你有没有良心？我们两口子提心吊胆，大老远跑过来陪你们解闷，你还这么说他，什么道理！”

说话中间，周税官已经码好了牌，回头对彭志说：“我要设一个赌：如果这一把我和了牌，德国必胜，英国、日本必败。”说着抓起牌来看，却是一张白板，就随手丢下去，对自己的牌还是充满信心。

彭母说：“你当然盼着德国战胜，那样才能保住你在税务局里的职位。”定魁抓了一手烂牌，胡乱打出一张南风，哪想到彭母手里握着三张南风。下一圈定魁再打出一张西风，不曾想彭母手里还有三张西风。彭母大喜，嘴里还不忘提醒周税官说：“可你要小心啊，你太太这边也停牌了。”

旁边的周太太抓牌起来，一张涂满脂粉的小脸立刻笑成一朵菊花，“啪”的一声把一张六筒拍在桌子上，自摸和牌。彭志拍一拍周税官的肩膀：“看来德国这回一定是要败了。不过，就算英国人日本人胜了，你的收入也不会短少，因为和牌的是你太太。”

定魁说：“你们是皆大欢喜。我今天丢了两只爱鸟，又摔死一只猫，身上的晦煞之气太重，哪里会赢钱？根本就不应该坐下来和你们打牌。”

彭母问他缘故，定魁便一边抓牌打牌，一边笑着把摔死黄猫的事说给他们听。周太太伸手过来拍一拍他的手背：“哎哟，武少爷一脸和气，没想到会这么凶。”定魁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发起火来，样子也非常可怕。”说着把摸到的一张发财随手打出去，周太太顿时一声尖叫，双手合到一处，竟然和一个清一色：“谢天谢地！你可知道，只剩下这最后一张发财，我在心里已经祷告了好久。”

彭志笑道：“真是没有道理，你谢了天谢了地，就是不谢给你打出发财的武定魁。”周太太说：“牌桌上怎么可以谢人？谢他就是欠他。”彭志使劲拍一拍定魁：“好好打牌吧，什么猫啊鸟啊，统统从心里清除干净！再这样失魂落魄，你很快就要输光。”定魁摇头道：“他们牌技高明，我便是使出十二分的精神也赢不过他们，不过陪着他们开开心就是了。”

两圈之后定魁面前的筹码便输光了，外面天色不早，大家兑换清楚，定魁告别众人回家。父亲的汽车停在院门外，定魁放轻脚步穿过院子，闪身进门，正好撞见父亲拿着帽子向外走，冷叔跟在后面。定魁到底没有躲开父亲，只好暗叹倒霉，垂手站住。武振庭的脸色一沉，上下打量定魁一眼，哼了一声：“你回来得正好，跟我去见一个客人。”

定魁答应一声，跟着他们出来。汽车载着三个人驶过灰暗的马路，武振庭对冷叔说：“下午德国人找我，要膏局预备八千块钱，全部要现洋，明天上午务必交上。明天你先给他们送去三千块，应付一下，去的时候不要大张旗鼓。眼下局势不明，土货行的生意能做就做，只用现货应付，短少的部分宁可不做。膏局这边也是一样，不能去动小港那边的存货。”

武振庭说的存货，是不久之前才运回来的一船烟土。那时候战争还没有开始，商家们都在谋划如何出去躲避，只有做烟土生意的武振庭有气魄，赶在海路断绝之前低价抢进这一船货。货到之后，他舍弃膏局和土货行的库房不用，让冷叔和连生在小港附近买下两处民居，是两个不起眼的独立院落，把船上的波斯土和台湾土分开秘密存放，派人看守，另外只搬了几箱熟膏到膏局里来卖。

冷叔答应一声，开始向武振庭介绍今晚要去拜访的日本人：“这个人大家都叫他赵栋，日本名字是川田隆史，最早是在中日之间做茶叶生意。日本对

德国宣战之后，德国人命令所有的日本人马上离开青岛，有一些日本人悄悄留了下来，赵栋可能还算不上这些日本人的首领，但人脉极广，背景深厚，他敢冒险留下来，必定大有深意。咱们的事，希望他愿意帮忙。”

武振庭说：“不必管他到底是谁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只要能帮得上咱们，就值得交往。”冷叔点头称是：“我过去不认识这个赵栋，几次托人向他致意，他一直不太理会，今天终于答应和咱们见面，但愿是一件好事。”

汽车在一个院子前停下，一道石砌的矮墙里面是几间普通的民房，空荡荡的院子里植着两棵龙柏，地上铺着一层黄沙，洒扫得干干净净。冷叔上前拍打黑漆木门的铁环，院子里两只大白鹅“嘎嘎”叫起来，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走出来开门，一语不发，引着三个人走进屋子里。

已经是薄暮时分，屋子里光线略显昏暗，周围的陈设简单整洁，桌边坐着一位精干的中年男人，身穿一件中式的黑绸褂，清瘦的脸上透着一种精明。冷叔向黑衣男人致意，又给武振庭介绍：“这位是赵栋赵先生，这位是鸿运膏局的武掌柜。”

赵栋伸手请武振庭在桌边坐下，沉默良久，突然漫无边际地说：“一天当中，我最喜欢这种暮色苍茫的时候——昼夜交替之际，半明半暗之间，周围一片安静，一个人像这样坐在桌边品茶，如此境界，称得上一个‘妙’字。”

武振庭微笑道：“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赵先生能有这样的闲情，实在难得。”话音未落，远处传来一阵“隆隆”的炮声。赵栋垂头喝茶，清瘦的脸隐在暗影当中，很长时间一声不响，像是在仔细倾听远处的炮声。

等炮声停息，武振庭接着说：“这场大战不知道还要打多久，振庭因为有一点小生意，不能出去躲避。如果方便的话，希望以后能与赵先生多交往、多走动，许多事情可以来向赵先生请教，先生有什么吩咐，振庭也愿意效劳。”

赵栋端坐着，半晌才说：“我不过是漂泊在此的异乡人，请教的话不敢当。我喜欢开门见山，武掌柜有什么事情吩咐，请直接说出来吧。”武振庭沉吟一下：“德国人在青岛一直实行鸦片专卖，鸿运膏局的生意振庭已经做了十几年，也算是熟门熟路；和各地烟商的往来账目也纠缠不清。所以，不管将来局势如何变化，振庭都希望还能把这个生意做下去。”

赵栋朗声笑道：“武掌柜太多虑啦！你不知道吗？效忠德国皇帝的五千名

士兵现在还趴在他们的战壕里，炮台里的大炮全都填满了炮弹，这场攻城战刚刚开始，胜败还没有确定。”武振庭不和他绕圈子，继续自己的话题：“依振庭看来，膏局专卖的办法其实是最稳妥的办法，当局可以有效管理，防止烟土泛滥，赋税的收益也非常丰厚，非常稳定，实在没有改变的必要，所以……”

赵栋说：“武掌柜一直是德国人的红人儿，自然不希望有什么改变，只怕还盼望着他们能够打败日本军队，以便保全鸿运膏局的生意。中国有句话讲：‘良禽择木而栖’，武掌柜和德国人有着十几年的交情，是不是更喜欢德国这棵大树？”

武振庭苦笑说：“武某人只是一个小生意人，见识浅薄。生意人不管是非，只看输赢。对我这只鸟而言，可以栖身的只有一个地方，要么落下去觅食，要么飘在空中饿死，再没有别的选择，不是吗？”

赵栋在黑暗中“呵呵”笑起来：“好一个‘不管是非，只看输赢’！听起来很像士兵的口气。武掌柜这么精明的鸟儿到什么时候都不会饿死的。”武振庭也笑道：“生意人，挣钱第一重要，只盼一切快快结束，不要有太大的变化，大家才能一起发财。”

赵栋收起笑容，干巴巴地说：“将来，变化肯定是有的，至于怎么变，现在还不到考虑的时候。”武振庭说：“那么，到时候就要仰仗赵先生的关照了。”赵栋扭头看着一直站在一旁的定魁：“我对经商一窍不通，这位是……”武振庭说：“犬子武定魁，以后还请赵先生多多教导。”

赵栋问：“公子也是做生意吗？”定魁说：“不，现在在德华学校里读医科。”赵栋点头：“好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只盼望着春暖花开，能把她从京都接到这里来——武掌柜也有女儿吗？”武振庭说：“是的，有三个女儿。”赵栋说：“真是羡慕武掌柜啊！一想到天真可爱的女儿，在欣慰的同时，总会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——女儿来了，我可不想让她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，这种夯土的中式房子虽然结实，对喜欢清爽的人来说，这些窄小的窗户实在让人气闷！”

武振庭说：“我有一处日本式的木房，面朝大海，地势高爽，到时候就请赵先生和女儿住到那里去吧。”赵栋摇头道：“武掌柜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，说来说去，又绕回来和我谈生意。我说过，现在还不到考虑的时候，在局势

明朗之前，武掌柜的这一番诚意，我会牢记在心。”

晚饭桌上，武振庭对一家人说：“日本人已经占了李村，这一场大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，一家人不能都困守在城里。今天夜里有一条船，晚饭之后你们赶快收拾一下，半夜里坐船过海，到乡下躲避一些日子。”

武振庭说的乡下，就是他的老家，住着他的老父亲和哥哥。芸姨娘不大情愿去乡下，当年她嫁给武振庭之后跟着他去过一次，武振庭的父亲不满意儿子做鸦片生意，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一直板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。芸姨娘主动和他搭讪，他只是用鼻子哼几声。

那时候武振庭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，城里的住处很宽敞，乡下那种低矮窄小的房子芸姨娘很不习惯，正好又是冬天，破烂的窗纸和简陋的门板挡不住寒冷的冬风。到了夜里，土炕上连一条像样的褥子都没有，只能和衣睡在冰凉的炕上，芸姨娘一夜都不曾合眼。

他们只在那里住了一天。回到青岛以后，武振庭拿出一笔钱送回家里，让哥哥在祖屋旁边替自己建起一座宽大的宅院，请父亲住进去，将来自己再回去，住着也宽敞方便。房子盖好，老父亲死活不肯过去住，武振庭不想招惹他生气，自己再没提回老家的事，芸姨娘也就少了一个大烦恼。

没想到现在又要过海去遭罪，芸姨娘很不高兴，但这一次是为了躲避战乱，没法再挑剔。好在这一次去的人多，乡下还有自己单独的院落，有几个孩子搅和着，自然会比上一次方便自在一些，少去了许多的拘束。

芸姨娘只顾打着自己的主意，一声不响。定魁和佳桃两个都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态，最高兴的是佳荷，整天闷坐在家里，早就想着有个机会出去走一走。一家人当中，只有佳菊想到了父亲，让他和大家一道过海，不然留他一个人在这边，大家都会牵挂。

武振庭的心头掠过隐隐的失望，不是对芸姨娘，是对儿子定魁。这种时候定魁应该出来替自己分担忧愁，可他完全是一副无牵无挂的神态。武振庭叹一口气，对佳菊说：“我走了，这一大摊子生意托付给哪一个？总要我这个掌柜的守着。”

佳菊说：“我们都走了，吴妈也跟着去乡下，留下你自己，每天的生活怎